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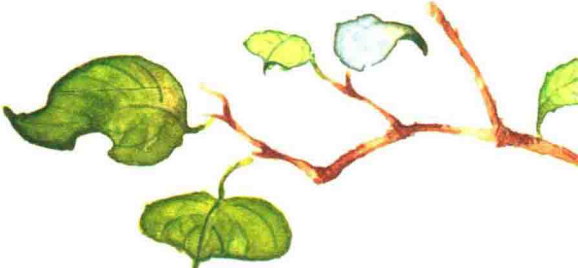


目录

布谷，布谷	3
初春的阳光	7
厨房里的菜花	10
春天的声音（散文诗）	12
苔草抬出的春天	14
大地的胸针	17
灯盏红	21
低处的你	24
二月兰之岛	29
花骨之吻	34
花铃	39
橘香源	43
楝花之佛	47
梅雨栀子	52
茉莉的声音	56
蒲公英与毛毛虫	59

槭花也公主	62
蔷薇飞花	68
蜻蜓和飞蛾	73
衢江开花了	77
世界上最牵挂的树	80
手绢上的花田	85
晚春三章	89
微小的春天	93
小白蝶	104
幸福的橘花	107
迎春花之梦	110
与花蕾有个约会	114
枣花之钟	117
紫荆学校	119
美若天堂（代后记）	123
《微小的春天》教学设计	125





布谷，布谷



早晨，在衢江边散步，从木芙蓉掩映的一座亭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声清脆的鸟鸣声：“布谷，唧唧；布谷，唧唧；布谷，唧唧……”

还有二十多天才立春，难道布谷鸟已叫了？满心的好奇，不由分说，就将我整个人都揪了过去。我顺着一条印满苔痕的青砖小路，绕过一条曲折的木质长廊，向那座红漆斑驳的亭子走去。我看到亭子里侧坐着一位蓝衣老人，亭子扶手上搭着一块蓝布。我以为那蓝布就是鸟笼的遮笼布，所以心想，这越叫越响亮



的布谷鸟，一定是被老人养在鸟笼里的。

哪想，等我走进亭子，才看清，那蓝衣老人身边，根本没有鸟笼。那亭子扶手上我以为的蓝布，原来是一把蓝伞。

“布谷，唧唧！”“布谷，唧唧！”见我走近，鸟儿叫得更动听了，“布谷”是主唱，“唧唧”附和它的，是一群小鸟。因为没看到鸟笼，我就仰着头，在亭子四周的树上竭力寻找着。无奈早起散步，我都是不戴眼镜的，近视的我，看不清它们到底在哪一棵树上啾鸣。找来找去，倒瞥见老人身旁的木椅上，竟好像有个小小的录音机呢！难道，这清幽又热闹、娟静又活泼的鸟鸣，竟是从录音机里流出来的？竟是假的？

我稍稍有些失望地望了老人一眼。老人微笑着，正微合着双眼，在那里默默地聆听、聆听。

“布谷，唧唧！”“布谷，唧唧！”“布谷，唧唧！”啊，老人听出了一脸的陶醉，仿佛身处无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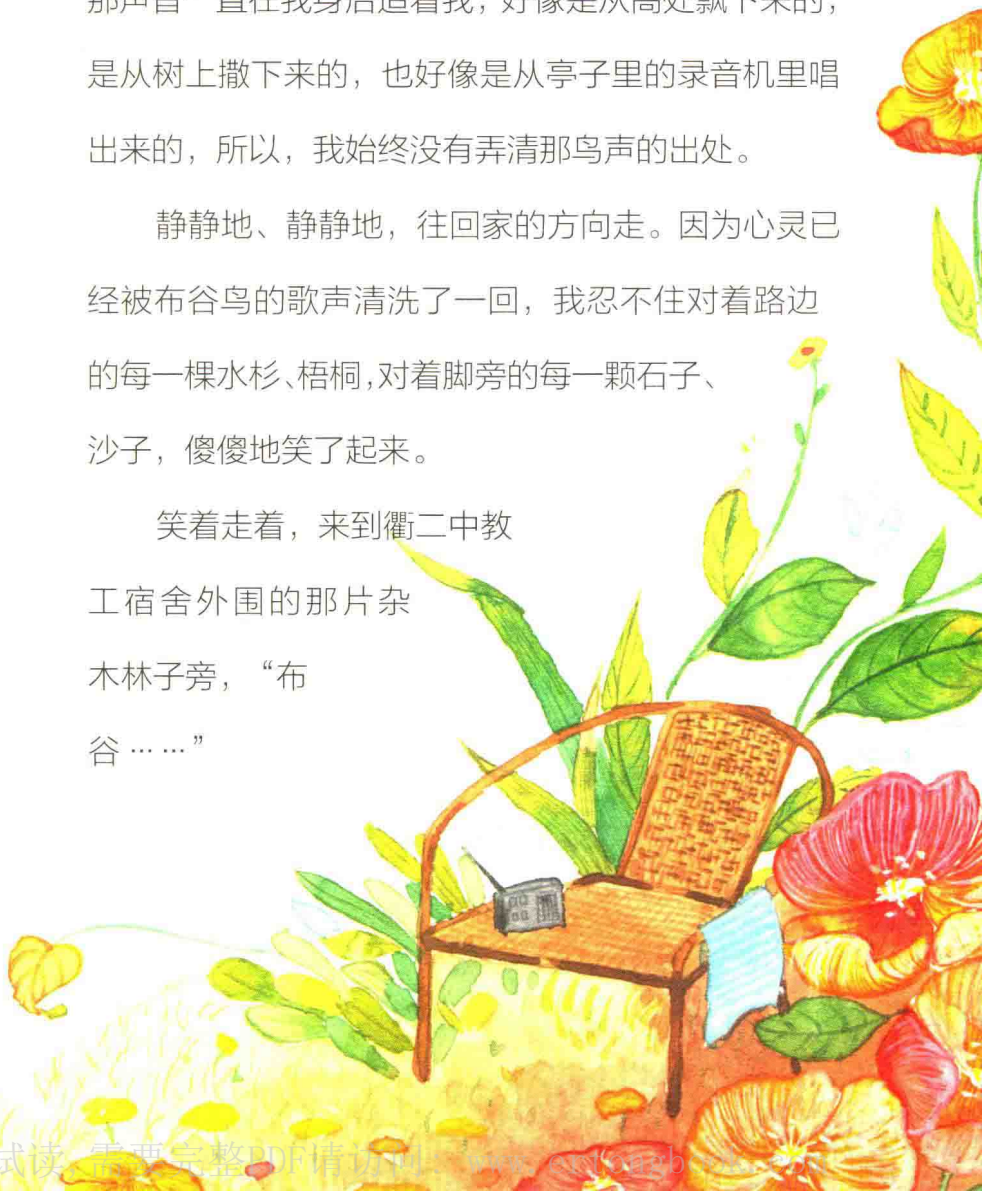


深山。看着老人那副享受无比的样子，我想，这鸟声是从树上传下来的也罢，是从录音机里传出的也罢，都是一样的美，一样的甜啊！

“布谷，唧唧！”“布谷，唧唧！”离开老人后，那声音一直在我身后追着我，好像是从高处飘下来的，是从树上撒下来的，也好像是从亭子里的录音机里唱出来的，所以，我始终没有弄清那鸟声的出处。

静静地、静静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因为心灵已经被布谷鸟的歌声清洗了一回，我忍不住对着路边的每一棵水杉、梧桐，对着脚旁的每一颗石子、沙子，傻傻地笑了起来。

笑着走着，来到衢二中教工宿舍外围的那片杂木林子旁，“布谷……”





突然，我听到了一声孤独的布谷鸟叫声。

那里，根本就没有人，根本就没有录音机。难道，在这寒冬季节，真有布谷鸟在叫么？

我停下脚步，侧着耳朵，细细地听，细细地听。啊，“布谷谷……”布谷鸟又叫了一声，这回，我听得特别真切，特别清晰。虽然四周没有“叽叽喳喳”的小鸟应和它，但这一声拖着长音的布谷鸟叫声，一下子，就把我的心和整个天地都叫得暖和了，灿烂了。

亲爱的布谷鸟，谢谢你提早为我送来了春天！



初春的阳光



久雨过后，你是大地上最可餐的秀色。

风儿舐你，竹叶吮你，鸟儿啄你，流水饮你。还有更多更茂的小草，贪婪地咬你、啃你。

哦，初春的阳光，你就是那碧绿的蔬菜，你就是那含苞的花朵，你就是老屋檐头长出的第一撮青苔呀！鲜嫩、妩媚，横看竖看都成风景。

有一排秃顶的水杉在你温柔的抚摩下，头皮奇痒，正有千军万马的绿发将喷薄而出。有两树赤膊的紫荆，



在你温存的亲吻下，浑身颤栗，正有叠叠相拥的红花
将欣然怒放。

哦，初春的阳光，你那深情的凝眸，是酒，是诗，
醉了豪情万丈的侠客，也醉了香酥玉嫩的美人。

你一定看见了，是谁跟谁，在你的怀抱里悄悄牵
上了手；又是谁跟谁，在你的衣袖中放胆制造了一个
更小更好的生命。

走在路上，有多少年迈年少的脚步因你而变得格
外轻盈；坐在家中，有多少年轻年长的心灵因你而变
得格外轻灵。





因为感觉到了你的重量，世界上的一切都变轻了。

洁白的房子在你的照耀下似乎会长高；锈坏的铁椅在你的问候中似乎会弹跳。就连深山最远处的一座独木桥，在你的照拂下，似乎也“咿咿呀呀”地唱起了民谣。



你呀，初春的阳光，你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神话，使荆棘开花，令死水荡漾，让先人的坟墓也涌入了温暖的希望。

站在你亲爱的眼眸底下，我愿自己是一道小小的篱笆，可以为你圈起一点点爱，一点点梦，一点点秋日的丰华。



厨房里的菜花



那是一把鲜嫩的白菜心，青淡淡的叶，白凌凌的心，怎么看怎么惹人怜爱。春节前，我最后一次上菜市场，唯独就买了它。不过，等不及我把它变成餐桌上一道可口的菜肴，我就回老家过年了。

这一走就是十天。

十天，那把菜心被搁置在厨房的水槽中，大约早就蔫了吧？

没想到，正月初八回到家里，打开厨房门一看，



竟有一束黄花，在水槽中明媚媚地开着，仿佛是早春田野在我家厨房里做了一个盆景。一瞬间，把微软的和风、清盈的流水、婉转的鸟鸣全推到了我的眼前。

我真不敢相信，这意外的美丽、意外的芳香、意外的收获，居然来自年前那把被我们丢下的菜心。

菜心汲取了水槽中仅有的一点点水分，在顽强吐绿的同时，还天真烂漫地开出了一朵又一朵黄花。

啊，这哪里是菜心，分明是一颗颗诗心在厨房里拼命涌动、尽情吟唱。

“好悲壮的菜花，离土离根都多少天了，在告别世界时，居然还忘不了为我们留下一份惊喜！”我先生在一旁感慨万千。

我则默默走上前去，把那束菜花轻轻、轻轻地拥进怀里，怕碰醒了一个善良执着而又渴望飞翔的梦。

它们开在新春，这是多好的祝福呀！以后年年岁岁，我将永远记得我家厨房里的这束菜花！





春天的声音（散文诗）

那是小草发芽的呢喃。

那是绿叶萌动的细语。

那是花朵含苞的心跳。

那是植物拔节的歌声。

那是小鸡啄壳的鼓点。

那是雏鸭下水的欢呼。

那是燕子归来的口哨。

那是动物长大的童谣。



春天，万物在苏醒，万物在生长，万物在恋爱，
万物在繁衍，万物都在为阳光鼓掌，为雨露喝彩，对
天空敬礼，向泥土感恩。

春天的声音，细微若丝弦，磅礴似雷霆。春天的
声音，娴雅若处子，活泼似少年。春天的声音，清浅
若小溪，深沉似大海。

春天的声音，在大地上奔流，无处不在。

春天的声音，在云霞里涌动，每时每刻。

春天的声音，在山水间跳跃，忽高忽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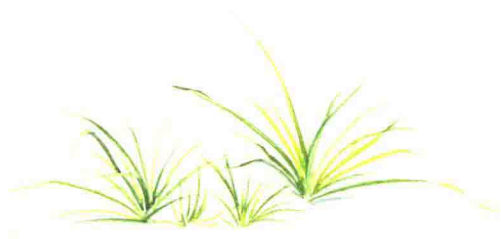
春天的声音，在人心里游走，有喜有忧。

春天的声音，在人和动植物的努力中，一天天
壮大。

而努力耕耘、努力长大、努力生活的声音，是所有
春天声音里最美丽的一支歌谣。



苔草抬出的春天



小说里的事，透着迷茫与残酷。可是，身下的苔草，却是那么温柔敦厚。

今天，去华墅乡金坂村的三外公家拜年。

三外公已经病倒在床上好久了。一走进他的房间，泪水就不请自来，只好一个人逃到了屋后的山坡上，从书包里掏出本刘拙松老师编辑、施亮先生写的小说《胡同》，默默看将起来。

今天的阳光格外热烈，才初春二月，却像四五月天气了。我躲在一片橘树阴里，脱了鞋，坐在一片草



地上看书。心思有些散，目光在书本上溜达，耳朵却
不自觉地竖了起来——因为满山都是鸟，都是鸟鸣，
有麻雀，有乌鸦，有棕鸟，有四喜鸟，好像还有八哥。
因了那喳喳的鸟鸣，山因此更静了。

我在那寂静、幽深的后山坡上读书，心思却终是
不能集中。因为除了鸟鸣，我还发现了那些连绵不绝、
其黛如云的苔草。其实，我就坐在一大片苔草之上。
这些墨绿色梢头带点绛红的小草，大约寸把长，看去
毛茸茸、娇滴滴的，可是，无论你怎么压怎么坐，当
你一起身，它们又慢慢地恢复了竖立的姿态，看去，
还是那副憨态可掬、可爱无比的模样。

显然，苔草的生命力比橘树旺盛多了。年前经历
了一次大冰冻，橘树的绿叶基本上都焦黄了，不少枝
叶都焦枯得蜷曲了起来。可是，匍匐在橘树下的那些
苔草，却一片连着一片，一垄接着一垄，爬满了整个
山坡。虽然，也有别的青草跟它们挤在一起，但那些
瓦片草、野蓬草、猫耳草，纯粹是散兵游勇，而苔草，



是一个硕大的兵团。每一位苔草士兵，都是那么细弱、单薄，但它们成百成千成万地站在一起，就有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虽然它们的呐喊和歌唱都是无声的，可是，我偎依在它们身边，我听到了，听到春天就这样被它们各自抬着一丝绿色，整整齐齐地抬出了地面。

也许，几天后，其他相对高大一些的野草就会茂盛起来，把这一山的苔草轻轻覆盖掉。但最贴近地表的那一层泥土，永远是它们的老家。谁也不可能剥夺苔草匍匐着向大地山川致敬的心意，谁也不可能掩盖苔草用无比的倔强、坚韧和风雪抗衡所唱响的这第一支春之歌。

苔草，你是这样谦卑这样矮小这样其貌不扬，但是，今天，你却比刘老师赠我的小说、比满山的鸟鸣，更深地抓住了我的心。或者说，你就是一本写得最美的小说，你就是那满山贴地而歌的鸟鸣，你，就这样，用那纤丽玲珑的字迹和无声宏大的轰鸣，一寸一寸地，把一个崭新的春天，抬进了我的心田……





大地的胸针

昨天早上路过时，那片梅林，曾送给我一枚小小的胸针。

当时，有两位老人正在梅树下闲聊，阳光把他们额头的皱纹擦得亮亮的，宛如青春女神正躲在光晕里亲吻他们那沟壑纵横的前额。我和微风一起从林间穿过，只听一老人说：“这些梅花，开在几十年不遇的寒潮里，好不容易迎来了春天，恐怕又要凋谢了！”

我不信那老叟的话，因为满树的梅，满林子的梅，